

我关注王珮瑜已经好长时间了，我之所以关注王珮瑜，一是她是一位女老生，而且是一位优秀的女老生，在当今京剧舞台上，还没有哪一位坤角老生能与王珮瑜比肩；二是王珮瑜虽然年纪轻轻，唱功却达到相当的火候。听她的演唱，那真是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，是一种精神享受。这些年，王珮瑜频频在全国一些重大演出活动和大赛中露面，已是一颗引人注目的京剧明星了。

迷上余派艺术

王珮瑜到济南演出时，记者有幸一睹其风采。当时她身穿一件粉红色的圆领T恤衫，留有极短的头发、圆脸庞，双眸明亮有神，目光亲切和善。王珮瑜为人十分随和，虽然她的名头十分响亮，但舞台下的她显得平易近人，戏迷找她签字照相，她均密切配合。在这天晚上的演出中，王珮瑜演唱了《击鼓骂曹》、《将相和》两出戏。登上舞台的王珮瑜，唱念做舞样样精到。尤其是她那韵味十足，素雅清逸，入耳入心的唱腔，赢得了戏迷阵阵掌声。如果你不熟悉王珮瑜，你断然不会认为她是一位女性演员，因为舞台上的王珮瑜，根本看不出女性的痕迹。这也说明她演出的成功。

王珮瑜出生在号称天堂的苏州，苏州风光旖旎，秀美的园林闻名天下。但苏州人最喜欢的不是京剧，而是越剧。然而，王珮瑜在小小年纪便喜欢上了京剧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这种喜欢多少有些偶然性。一次她在电视上看到京剧表演，突然被吸引住，京剧的唱腔像磁石般地吸引着她。她由喜欢看到喜欢唱。那时在苏州第21中学上学的王珮瑜，便在学校小有名气。王珮瑜开始并不是唱老生，而是唱老旦。她认为老旦更接近本嗓，唱起来更加自如一些。不过，那时的王珮瑜对京剧虽然十分喜欢，但并未产生

须眉女儿

——记坤角老生王珮瑜

● 杨景贤

长大后从事京剧事业的念头。

然而，命运之神把王珮瑜领进了京剧之门。1991年，王珮瑜在参加业余大赛时，在录音棚里遇到一位唱余派的上海老票友，名叫范石人，范石人在听了王珮瑜的老旦唱腔后，感到她的嗓音特别适合唱余派老生。于是这位水平不俗的老票友便对王珮瑜说：“小王，我听了你的老旦唱腔，挺不错，但我认为你唱余派老生更适合，更有利你的发展。如果你能坚持唱下去，我相信你会在这个行当有所造诣。”范石人的一席话使王珮瑜感到有点意外，她在心中暗暗地问自己，由老旦改唱老生，那就是说，今后自己演出就要戴长胡子了。但范老师既然说自己适合唱老生，自然有她的道理。那就试试吧！抱着试试的心理，王珮瑜跟范石人学了一年余派老生，果然显示出良好的潜质。1992年，王珮瑜考入了上海戏曲学校。自此后，一颗余派新星开始冉冉升起了。

在上海戏校，王珮瑜受教于王思及老师，王老师也是工余派。自珮瑜来到戏校后，王思及便发现了她的潜质和才气，他将自己所学倾力相授，使王珮瑜进步很快。王思及先后向王珮瑜传授了《文昭关》、《搜孤救孤》、《捉放曹》、《武家坡·大登殿》、《李陵碑》等。自此后，王珮瑜便为余派特有的韵致所吸引，深深地爱上了余派艺术。

说起对余派的感受，王珮瑜对记者说，先师余叔岩在继承谭

派的基础上，形成了余派艺术。在京剧领域里，继承容易创新难。尤其是创出自己的派别，更是难上加难，当年宗谭派又自成一派的不少，但像先师余叔岩那样成功者却少而又少。先师余叔岩的唱腔深沉清丽，就像一潭清澈见底的碧水，清清爽爽。一句话，余派艺术清丽纯正，韵味无穷。这是我迷上余派艺术的主要原因。

融会众家之长

1999年，王珮瑜由上海戏曲学校毕业，考入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，仍专工余派老生。由于当时上海没有戏曲学院，为了培养人才，特在上海师范大学设立了艺术系，当时王珮瑜与戏校同学近20人就读上师大艺术系，王珮瑜是一个幸运者，在她戏校毕业时，又得到了到高等院校深造的机会。这时，王珮瑜的主课老师仍是王思及。中国戏曲学校首届毕业生、上海戏校校长王梦云，对王珮瑜十分器重，她以一个老艺术家的眼力，发现王珮瑜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老生。像她这样的女老生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。只要用心培养，将来必成大角。王梦云为了增强王珮瑜的综合素质，让她博采众长，为王珮瑜请了不少好老师，使王珮瑜有幸得到刘曾复、张学津、王世续、王琴生等名师的指点。王珮瑜不拘泥于余派艺术。她说，一名好的戏曲演员如果只拘泥于自己的行当，不能博采众家之长，你永远是井底之蛙，坐井观天，不会有太大的造诣。只有那些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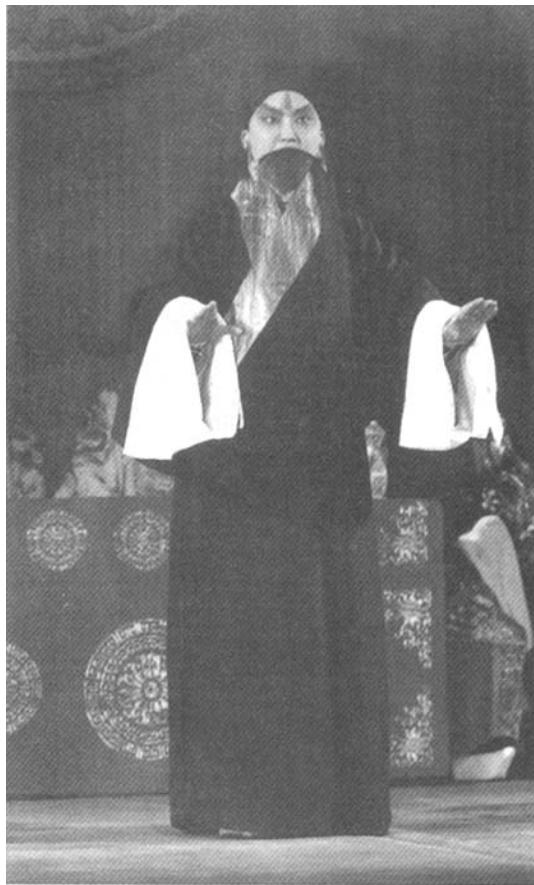
采众家之长，巧妙地融合到自己行当中的演员，才能有所创造，有所发展。王珮瑜跟上海的知名老生学了个遍，京城的不少名老生，她也去请教过。可以说，王珮瑜把余、谭、马、杨、言等派的艺术都接触过，研习过，都融合在自己的艺术中来。

跟那么多名师学戏，涉猎了那么多派别，但看王珮瑜的演唱，仍然是正宗的余派。王珮瑜嗓音条件特佳，表演洒脱，台风大气。在《捉放曹》中，当唱到“我自己做差”的“己”字时，那韵味之妙，忍不住击节叫好！在《法场换子》的一段反二黄唱腔中，王珮瑜唱得气力充沛，酣畅淋漓，抑扬顿挫，节奏明快。这对于一个20冒头的女演员来说殊为不易。如今多数演员在唱“这时候我只得暂且忍耐在心下”的“得”字的转腔中总喜欢闪一板，而王珮瑜却能照余叔岩的原唱一气呵成地唱下来。她的演唱在古拙中见高雅，始终不瘟不火，但韵味浓浓，品之回味无穷，就像喝陈年佳酿，越品味道越浓。

在余派的老生中，坤角老生孟小冬独树一帜，孟小冬不仅在坤角老生中首屈一指，而且在菊苑坤角老生中也没有人与之比肩。记得王珮瑜在京城一炮走红时，当时京城媒体对她大加赞誉：“小孟小冬来了”、“冬皇再现”、“孟小冬第二”……这样评价出道不久的王珮瑜，说明王珮瑜的艺术功力已达到相当的火候。王珮瑜对这样的评价并未得意忘形，忘乎所以。她说，我最怕有人形容我的艺术像谁。因为艺术上一旦像谁，就说明你的艺术失去了个性，艺术一旦失去了个性，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。

在继承中出新

从1991年跟随范石人老师学习余派老生，算起来王珮瑜已经学习老生艺术13个春秋了。在这



王珮瑜在《击鼓骂曹》中饰演祢衡

13个春秋中，王珮瑜在舞台上的形象却是“男性”形象。她唱的是男性腔，演的是男人角。尤其是在彩唱中，人们只认识王珮瑜扮演的伍子胥、陈宫、祢衡……而忘记她是一个女性了。当记者问及王珮瑜这么多年来，由一位青春少女扮演老生，有没有心理障碍时，王珮瑜并不讳言，她淡淡一笑，说，我自小的性格就像男孩子，如果说我学老生有点成就，跟我的性格不无关系。我本身的性格就适合演老生这个行当。在京剧艺术中，男旦跟女老生、女花脸，有其艺术审美的独特性，有历史的渊源。为什么到今天还有那么多欣赏的群体？既然市场需要，就有存在的理由。王珮瑜认为自己学老生属于自然过渡，加上性格使然，并不存在

心理障碍。王珮瑜是国家培养的第一个成功的女老生。她的成功，也引起了戏曲院校的关注。纷纷进行仿效，在培养女老生、女花脸上进行了尝试。虽然有点成效，但至今尚未出现一个叫得响的角儿。如中国戏曲学院在这个行当的毕业生，有的留校当老师，有的改行干其它，但活跃在舞台上的几乎没有。当说起这种现象时，王珮瑜认为，京剧市场并不是不需要男旦、女老生和女花脸，但是这方面成才率并不高。没有较高的知名度和演唱水平，很难在舞台上站住脚。

王珮瑜的艺术之路是比较顺利的，从娃娃京剧一直到名家名段，她是一个一个台阶地步入成功殿堂的。她在出道参赛以来，在各类大赛中全部获金奖。如



1994年获“宝钢杯”全国优秀少年京剧邀请赛专业组金奖；1996年获“蓝鸟杯”海峡两岸五戏校京剧邀请赛金奖；1996年获“梨园杯”全国戏曲中专基本功大赛华东区金奖；2001年获全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评比展演金奖。十几年来，王珮瑜一直未离开舞台，一直未离开观众的视线。这也是她成功的主要因素。王珮瑜说，一名演员只有不离开观众的视线，不脱离舞台，才能有机会成功。有的演员不是没有才气，但长期没有登舞台的机会，他的才气就有可能被扼杀。

融入文化内涵

令王珮瑜感到十分荣幸的是，在自己成长的每个阶段，都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老师帮助自己，他们引领自己走向一条正确的道路。

王珮瑜曾就读中国戏曲学院第三届研究生班。她认为开这样一个研究生班很有必要。研究生班的学员都是当今京剧艺术的中坚力量。有一些人提出，戏曲演员不一定要学文化，因为京剧艺术本身就是文化。当提出京剧演员要成为一个学者型演员时，遭

到一些非议。有人认为让京剧演员去学文化，还不如让他们在舞台上多实践，多学几出戏。王珮瑜说，“对于这些说法我不能苟同。我认为做学者型演员的提法很有时代感。京剧艺术不仅要争取老戏迷，更重要的是要争取新戏迷，特别是青少年戏迷，如果说京剧艺术是鱼，那观众就是水。鱼儿离开了水就不能生存。如今时代变化了，观众文化层次提高了，对京剧艺术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了。需要演员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，需要京剧艺术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。如果一名演员文化浅薄，他在舞台上所表现的人物也同样会浅薄。没有文化底蕴，深刻内涵的艺术是不会受到观众青睐的。因此，我认为做学者型演员的提法是颇有创意，是符合时代潮流的。”

王珮瑜善待戏迷，拥有众多的戏迷。其中有一个日本女戏迷令她记忆犹新。那时王珮瑜经常在上海演出，有一位在上海某高校学中文的日本女留学生，对王珮瑜的演出十分着迷。她经常给王珮瑜写信，每次在信中都称她为先生。她一直误以为王珮瑜是

男性。当有一次在后台看到王珮瑜的“庐山真面目”之后，这位戏迷十分惊奇，感到不可思议。她怎么会是个女性呢？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？自此以后，她对中国京剧更迷恋了。因为她从王珮瑜身上看到了中国京剧的魅力和神奇。

走下舞台的王珮瑜，追求一种恬淡的人生。她喜欢白色。她的爱好广泛，读书、唱歌、书法和看电视，是她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。王珮瑜尤其喜爱书法艺术，她把书法作为自己的特长，可见她的书法艺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造诣。王珮瑜认为书画与京剧艺术联系紧密，通过唱京剧可以体悟书画的韵致。而通过练书法可以增强对京剧艺术的理解，可谓相得益彰。

平凡——努力——成功——平凡是王珮瑜的座右铭。她的座右铭挺有意味。凡人经过努力可以获得成功，而成功之后又归于平凡。王珮瑜说，一名演员要在艺术上有贡献，就要着眼于今天，脚踏实地，精益求精，才会有辉煌的。

○编辑/温咏梅

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说：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座两层楼。一楼有客厅、餐厅，二楼有卧室、书房，大多数人都在这两层楼间活动。实际上，人生还应该有一个地下室，没有灯，一团漆黑，那里是人的灵魂所在地，自己常走进这个暗室，闭门不出，日子久了，就有了一篇篇东西出来。

20岁左右的时候，我们还有远大的理想，立志要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、权威。当青春渐渐远逝，我们发现，属于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，理想也越来越小，小到只是一套房、一部车、一个职称、一个某某级待遇……

生命需要留一间暗室，因为

生命暗室

● 廖仲毛

人生总会有寂寞时。有一首诗是这样描写寂寞的：“独自回到家中，望着窗外慢慢暗下去的暮色，无所事事，拿起书，翻了一页又一页，却不知道读了什么；打开电视机，频道换来换去，没有一个感兴趣的节目；拿起手机，却不知道该拨给哪一个人。”这种寂寞和孤独人人都会经历，即使你不可一世，在位时前呼后

拥，退位后，还得体验人走茶凉。

很多人也曾在生命的暗室里苦苦追寻，做出一些小小业绩，却因耐不住外界的诱惑，慢慢地把注意力转向生活琐碎。

这种中道自废的事情，每一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生。走进生命的暗室需要勇气，耐得住暗室里的寂寞，更需要韧性，遗憾的是，很多人都是在已经接近成功的时候把自己逐出门外。

面对喧嚣的世界，我们应当常常深入灵魂的暗室，让心灵在寂寞中洗涤，洗去浮躁和污垢，使生命之树回归自然，生命之花，才会别样开放。